

三國志

三十



陸遜傳第十三

吳書 國志五十八

陸遜傳

陸遜字伯言吳郡吳人也本名議世江東大族

陸氏世頌曰遜祖紆字叔盤敏淑有思學守城門校尉遜少

孤隨從祖廬江太守康在官表術與康有隙將

攻康康遣遜及親戚還吳遜年長於康子績數

歲為之綱紀門戶孫權為將軍遜年二十一始

仕幕府歷東西曹令史出為海昌屯田都尉并

領縣事陸氏祠堂像贊曰縣連年亢旱遜開倉穀

以振貧民勸督農桑百姓蒙賴時吳會稽丹楊

多有伏匿遜陳便宜乞與募焉會稽山賊大帥

潘臨舊為所在毒害歷年不禽遜以手下召兵

討治深險所向皆服部曲已有二千餘人鄱陽

賊帥尤突作亂復往討之拜定威校尉軍屯利

浦權以兄策女配遜數訪世務遜建議曰方今

英雄基峙豺狼闕望克敵寧亂非衆不濟而山

寇舊惡依阻深地夫腹心未平難以圖遠可大

部伍取其精銳權納其策以為帳下右部督會

丹楊賊帥費棧受曹公印綬扇動山越為作內

應權遣遜討棧棧支黨多而往兵少遜乃益施

陸遜



牙幢分布鼓角夜潛山谷間鼓譟而前應時破散遂部伍東三郡疆者爲兵羸者補戶得精卒數萬人宿惡盪除所過肅清還屯無湖會稽太守淳于式表遜杜取民人愁擾所在遜後詣都言次稱式佳吏權曰式白君而君薦之何也遜對曰式意欲養民是以白遜若遜復毀式以亂聖聽不可長也權曰此誠長者之事顧人不能爲耳呂蒙稱疾詣建業遜往見之謂曰關羽接境如何遠下後不當可憂也蒙曰誠如來言然我病篤遜曰羽矜其驍氣陵轢於人始有大功意驕志逸但務北進未嫌於我有相聞病必益無備今出其不意自可禽制下見至尊宜好爲計蒙曰羽素勇猛旣難爲敵且已據荊州恩信大行兼始有功瞻勢益盛未易圖也蒙至都權問誰可代羽者蒙對曰陸遜意思深長才堪負重觀其規慮終可大任而未有遠名非羽所忌無復是過若用之當令外自韜隱內察形便然後可克權乃召遜拜偏將軍右部督代蒙遜至陸口書與羽曰前丞觀豐而動以律行師小舉大克一何巍巍敵國敗績利在同盟聞慶拊節

相遂席卷共獎王綱近以不敏受任來西延慕
光塵思稟良規又曰于禁等見獲遐邇欣歎以
爲將軍之勲足以長世雖昔晉文城濮之師淮
陰拔趙之略蔑以尚茲聞徐晃等步騎駐旌闕
望麾葆操猾虜也分宗不思難恐潛增衆以逞其
心雖云師老猶有驍悍且戰捷之後常苦輕敵
古人杖術軍勝彌警願將軍廣爲方計以全獨
克僕書生疏遲忝所不堪喜鄰威德樂自傾盡
雖未合策猶可懷也儻明注仰有以察之羽臨覽
遜書有謙下自託之意意大安無復所嫌遜具
啓形狀陳其可禽之要權乃潛軍而上使遜與
呂蒙爲前部至即克公安南郡遜徑進領宜都
太守拜撫邊將軍封華亭侯備宜都太守樊友
委郡走諸城長吏及蠻夷君長皆降遜請金銀
銅印以假授初附是歲建安二十四年十一月
也遜遣將軍李異謝旌等將三千人攻蜀將詹
晏陳鳳異將水軍旌將步兵斷絕險要即破晏
等生降得鳳又攻房陵太守鄧輔南鄉太守郭
睦大破之秭歸大姓文布鄧凱等合夷兵數千
人首尾西方遜復部旌討破布凱脫走蜀

以為將遜令人誘之布帥眾還降前後斬獲招納凡數萬計權以遜為右護軍鎮西將軍進封

婁侯

吳書曰權嘉遜功德欲殊顯之雖為上將軍列侯猶欲令歷本州舉命乃使揚州牧呂範就辟別駕從事

舉茂才

時荊州士人新還仕進或未得所遜上疏

曰昔漢高受命招延英異光武中興羣俊畢至苟可以熙隆道教者未必遠近今荊州始定人物未達臣愚悽悽乞普加覆載抽拔之恩令並獲自進然後四海延頸思歸大化權敬納其言黃武元年劉備率大眾來向西界權命遜為大都督假節督朱然潘璋宋謙韓當徐盛鮮于丹

一六志一三五

四

孫桓等五萬人拒之備從巫峽建平連平連圍至夷陵界立數十屯以金錦爵賞誘動諸夷使將軍馬習為大督張南為前部輔匡趙融廖淳傅彤等各為別督先遣吳班將數千人於平地立營欲以挑戰諸將皆欲擊之遜曰此必有譖

且觀之

吳書曰諸將並欲迎擊備遜以為不可曰備舉軍東下銳氣始盛且乘高守險難可卒攻攻之縱下

猶難盡克若有利損我大勢非小故也今但且獎厲將士廣施方略以觀其變若此間是平原曠野當恐有顛沛交馳之憂今緣山行軍勢不得展自當罷於木石之間徐制其弊耳諸將不解以為孫畏之各懷憤恨 備知其

計不可乃引伏兵八千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聽諸君擊班者揣之必有巧故也遜上疏曰夷

陸遜

陵要害國之關限雖爲易得亦復易失失之非徒損一郡之地荊州可憂今日爭之當今必諧備于天常不守窟穴而敢自送臣雖不材憑奉威靈以順討逆破壞在近尋備前後行軍多敗少成推此論之不足爲戚臣初嫌之水陸俱進今反舍船就步處處結營察其布置必無他變伏願至尊高枕不以爲念也諸將並曰攻備當在初今乃令入五六百里相銜持經七八月其諸要害皆以固守擊之必無利矣遜曰備是猶虜更嘗事多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

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計不復生掎角此寇正在今日乃先攻一營不利諸將皆曰空殺兵耳遜曰吾已曉破之之術乃勅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一爾勢成通率諸軍同時俱攻斬張南馮習及胡王沙摩柯等首破其四十餘營備將杜路劉寧等窮逼請降備升馬鞍山陳兵自繞遜督促諸軍四面蹙之上崩瓦解死者萬數備因夜遁驛人自擔燒鏡鎧斷後僅得入白帝城其舟船器械水步軍資一時略盡尸骸漂流塞江而下備大慙恚曰吾乃爲遜所折辱豈

之權以問遜遜與朱然駱統以為曹是夫合士

衆外託助國討備內實有姦心謹決計輒還無

幾魏軍果出三方受敵也吳錄曰劉備聞魏軍大出山書與遜云賊今已在江陵

吾將復東將軍謂其能然不遜答曰但恐軍新破創痍未復始求通親且當自補未暇窮兵耳若不推筭欲復以傾覆之餘遠送以來

者無所此命備尋病亡子禪襲位諸葛亮秉政與

權連和時事所宜權輒令遜語亮并刻權印以

置遜所權每與禪亮書常過示遜輕重可否有

所不安便令改定以印封行之七年權使都陽

太守周魴譎魏大司馬曹休休果舉衆入皖乃

召遜假黃鉞為大都督逆休陸機為遜銘曰魏大司馬曹休侵我北鄙乃假

書生受命主上國家所以屈諸君使相承望者

以僕有尺寸可稱能忍辱負重故也各在其事

豈復得辭軍令有常不可犯矣及至破備討多

出遜諸將乃服權聞之曰君何以初不啓諸將

違節度者邪遜對曰受恩深重任過其才又此

諸將或任腹心或堪爪牙或是功臣皆國家所

當與共克定大事者臣雖驚懦竊慕相如寇恂

相下之義以濟國事權大笑稱善加拜遜輔國

將軍領荊州牧即改封江陵侯又備既住白帝

徐盛潘璋宋謙等各競表言備必可禽乞復攻

陸遜

之權以問遜遜與朱然駱統以為曹是六合士

衆外託助國討備內實有姦心謹決計輒還無

幾魏軍果出三方受敵也吳錄曰劉備聞魏軍大出山書與遜云賊今已任江陵

吾將復東將軍謂其能然不遜答曰但恐軍新破創痍未復始求通親且當自補未暇窮兵耳若不推筭欲復以傾覆之餘遠送以來

者無所此命備尋病亡子禪襲位諸葛亮秉政與

權連和時事所宜權輒令遜語亮并刻權印以

置遜所權每與禪亮書常過示遜輕重可否有

所不安便令改定以印封行之七年權使都陽

太守周魴譎魏大司馬曹休休果舉衆入皖乃

召遜假黃鉞為大都督逆休陸機為遜銘曰魏大司馬曹休侵我北鄙乃假

吳志六十一

公黃鉞統御六師及中軍禁衛而攝行王事主上執鞭百司屈膝休既

覺知恥見欺誘自恃兵馬精多遂交戰遜自為

中部令朱桓全琮為左右翼二道俱進果衝休

伏兵因驅走之追亡逐北徑至夾石斬獲萬餘

牛馬騾驢車乘萬兩軍資器械略盡休還疽發

背死諸軍振旅過武昌權令左右以御蓋覆遜

入出殿門凡所賜遜皆御物上珍於時莫與為

比遣還西陵黃龍元年拜上大將軍右都護是

歲權東巡建業留太子皇子及尚書九官徵遜

輔太子并掌荊州及豫章三郡事董督軍國時

建昌侯慮於堂前作鬪鴨欄頗施小巧遜正色
曰君侯宜勤覽經典以自新益用此何為慮即
時毀徹之射聲校尉松於公子中最親戲兵不
整遜對之見其職吏南陽謝景善劉虞之先刑
後禮之論遜呵景曰禮之長於刑久矣虞以細
辯而詭先聖之教皆非也君今侍東宮宜遵仁
義以彰德音若彼之談不須講也遜雖身在外
乃心於國上疏陳時事曰臣以為科法嚴峻下
犯者多頃年以來將吏罹罪雖不慎可責然天
下未一當圖進取小宜恩貸以安下情且出務

日興良能為先自不姦穢入身難忍之過乞復
顯用展其力效此乃聖王忘過記功以成王業
昔漢高舍陳平之愆用其奇略終建勳祚功垂
千載夫峻法嚴刑非帝王之隆業有罰無恕非
懷遠之弘規也權欲遣偏師取夷州及朱崖皆
以諮遜遜上疏曰臣愚以為四海未定當須民
力以濟時務今兵興歷年見衆損減陛下憂勞
聖慮忘寢與食將遠規夷州以定大事臣反覆
思惟未見其利萬里襲取風波難測民易水土
必致疾疫今驅見衆經涉不毛欲益更損欲利

反害又珠崖絕險民猶禽獸得其民不足濟事
無其兵不足虧衆今江東見衆自足圖事但當
畜力而後動耳昔桓王創基兵不一旅而開大
業陛下承運拓定江表臣聞治亂討逆須兵爲
威農桑衣食民之本業而干戈未戢民有饑寒
臣愚以爲宜育養士民買其租賦衆克在和義
以勸勇則河渭可平九有一統矣權遂征夷州
得不補失及公孫淵背盟權欲往征孫上疏曰
淵憑險恃固拘留大使名馬不獻實可讎忿
蠻夷猾夏未染王化鳥窟荒裔拒逆王師至今

陛下爰赫斯怒欲勞萬乘汎輕越海不慮其危
而涉不測方今天下雲擾羣雄虎爭英豪踊躍
張聲大視陛下以神武之姿誕膺期運破操烏
林敗備西陵禽羽荆州斯三虜者當世雄傑皆
摧其鋒聖化所綏萬里草偃方蕩平華夏摠一
大猷今不忍小忿而發雷霆之怒違垂堂之戒
輕萬乘之重此臣之所惑也臣聞志行萬里者
不中道而輟足圖四海者匪懷細以害大彊寇
在境荒服未庭陛下乘桴遠征必致闕閼感至
而憂悔之無及若使大事時捷則淵不討自服

今乃遠惜遼東衆之與馬柰何獨欲捐江東萬
安之本業而不惜乎乞息六師以威大虜早定
中夏垂曜將來權用納焉嘉禾五年權北征使
遜與諸葛瑾攻襄陽遜遣親人韓扁齎表奉報
還遇敵於沔中鈔邏得扁瑾聞之甚懼書與遜
去大駕已旋賊得韓扁具知吾閑狹且水乾宜
當急去遜未荅方催人種封且與諸將亦募射
戲如常瑾曰伯言多智略其當有以自來見遜
遜曰賊知大駕以旋無所復感得專力於吾又
已守要害之處兵將意動且當自定以安之施

吳志十三

設變術然後出耳今便示退賊當謂吾怖仍來
相蹙必敗之勢也乃密與瑾立計令瑾督舟船
遜悉上兵馬以向襄陽城敵素憚遜遽還赴城
瑾便引船出遜徐整部伍張拓聲勢步趨船敵
不敢干軍到白圍託言住獵潛遣將軍周峻張
梁等擊江夏新市安陸石陽石陽市盛峻等奄
至人皆捐物入城城門噓不得關鼓乃自斫殺
已民然後得闔斬首獲生凡千餘人

臣松之以為
遜慮孫權已

退魏得專力於已既能張拓刑勢使敵不敢犯方舟順流無
復休揚矣何為復潛遣諸將奄襲小縣致令市人駭奔自相
傷害浮賊千人求足損魏徒使無辜之民橫羅荼酷與諸葛
渭濱之師何其殊哉用兵之道既違失律之凶宜應其祿無

三世及孫而滅 其所生得皆加營護不令兵士干

豈此之餘殃哉 擾侵侮將家屬來者使料視若亡其妻子者即

給衣糧厚加慰勞發遣令還或有感慕相攜而

歸者鄰境懷之臣松之以為此無異殘林墮巢而江夏

功曹趙濯弋陽備將斐生及夷王梅頤等並帥

支黨來附遜遜傾財帛周贍徑恤又魏江夏太

守丞式通音兼領兵馬頗作邊害而與北舊將

文聘子休宿不協遜聞其然即假作荅式書云

得報懇惻知與休久結嫌隙勢不兩存欲來歸

附輒以密呈來書表聞撰眾相近宜潛速嚴更

卷之二十一

示定期以書置界上式兵得書以見式式惶懼

遂自送妻子還洛由是吏士不復親附遂以免

罷臣松之以為邊將為害蓋其常事使式得罪代者亦復

如之自非狡焉思肆將成大患何足虧損唯慮尚為小詐

哉以斯為美六年中郎將周祗乞於鄱陽召募事

下問遜遜以為此郡民易動難安不可與召恐

致賊寇而祗固陳取之郡民吳濂等果作賊殺

祗攻沒諸縣豫章廬陵宿惡民並應濂為寇遜

自聞輒討即破濂等相率降遜料得精兵八千

餘人三郡平時中書典校呂壹竊弄權柄擅作

威福遜與太常潘濬同心憂之言至流涕後權

陸遜

誅壹深以自責語在權傳時謝淵謝友等各陳

便宜欲興利改作

會稽典錄曰謝淵字休德少脩德操躬秉耒耜既無感容又不易慮由是

知名舉孝廉稱遷至建武將軍雖在戎旅猶垂意人物駱統子名秀被門庭之謗眾論狐疑其能證明淵聞之勤息曰公

緒早夭同盟所哀聞其子志行明辯而被闇誅之謗望諸夫子烈然高齋而各懷疑非所望也秀卒見明無復瑕玷終

為顯士淵之力也 吳歷稱去謝友才辯有計術

以事下遜遜議曰國以民

為本彊由民力財由民出夫民弱國弱民瘠國

彊者未之有也故為國者得民則治失之則亂

若不受利而令盡用立効亦為難也是以詩歎

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乞垂聖恩寧濟百姓數年

之間國用小豐然後更圖赤烏七年代顧雍為

丞相詔曰朕以不德應期踐運王塗未一女宄

充路夙夜戰懼不惶鑒寐惟君天資聰睿明德

顯融統任正將匡國弭難夫有超世之功者必

膺光大之寵懷文武之才者必荷社稷之重昔

伊尹隆湯呂尚翼周內外之任君實兼之今以

君為丞相使使持節守太常傳常授印綬君其

茂昭明德脩乃懿績敬服王命綏靖四方於乎

摠司三事以訓羣寮可不敬與君其勛之其州

牧都護領武昌事如故先是二宮並闕中外職

司多遺子弟給侍全琮報遜遜以為子弟苟有

以楊竺所白遜二十事問抗禁絕賓客中使臨詰抗無所顧問事事條荅權意漸解赤烏九年遷立節中郎將與諸葛恪換屯柴桑抗臨去皆更繕完城圍葺其墻屋居廬桑果不得妄敗恪入屯儼然若新而恪柴桑故屯頗有毀壞深以為慙太元元年就都治病病差當還權涕泣與別謂曰吾前聽用讒言與汝父大義不篤以此負汝前後所問一焚滅之莫令人見也建興元年拜奮威將軍太平二年魏將諸葛誕舉壽春降拜抗為柴桑督赴壽春破魏牙門將偏將軍

與遜交書下獄死權累遣中使責讓遜遜憤恚致卒時年六十二家無餘財初暨豔造營府之論遜諫戒之以為必禍又謂諸葛恪曰在我前者吾必奉之同升在我下者則扶持之今觀君氣陵其上意蔑乎下非安德之基也及廣陵楊竺少獲聲名而遜謂之終敗勸竺兄穆令與別族其先觀如此長子廷早夭次子抗襲爵孫休時追謚遜曰昭侯

抗字幼節孫策外孫也遜卒時年二十拜建武校尉領遜衆五千人送葬東還詣都謝恩孫權

以楊竺所白遜二十事問抗禁絕賓客中使臨詰抗無所顧問事事條荅權意漸解赤烏九年遷立節中郎將與諸葛恪換屯柴桑抗臨去皆更繕完城圍葺其墻屋居廬桑果不得妄敗恪入屯儼然若新而恪柴桑故屯頗有毀壞深以為慙大元元年就都治病病差當還權涕泣與別謂曰吾前聽用讒言與汝父大義不篤以此負汝前後所問一焚滅之莫令人見也建興元年拜奮威將軍太平二年魏將諸葛誕舉壽春降拜抗為柴桑督赴壽春破魏牙門將偏將軍

遷征北將軍永安二年拜鎮軍將軍都督西陵自關羽至白帝三年假節孫皓即位加鎮軍大將軍領益州牧建衡二年大司馬施績卒拜抗都督信陵西陵夷道樂鄉公安諸軍事治樂鄉抗聞都下政令多闕憂深慮遠乃上疏曰臣聞德均則衆者勝寡力侔則安者制危蓋六國所以兼并於彊秦齊楚所以北面於漢高也令敵跨制九服非徒關右之地割據九州豈但鴻溝以西而已國家外無連國之援內非西楚之彊庶政陵遲黎民未乂而議者所恃徒以長川峻

山限帶封域此乃書傳之末事非智者之所先也臣每遠惟戰國存亡之符近覽劉氏傾覆之釁考之典籍驗之行事中夜撫枕臨餐忘食昔匈奴未滅去病辭館漢道未純賈生哀泣況臣王室之出世荷光寵身名否泰與國同感死生契闊義無苟且夙夜憂怛念至情慘夫事君之義犯而勿欺人臣之節匪躬是殉謹陳時宜十七條如左十七條失本故不載時何定弄權閹官預政抗上疏曰臣聞開國承家小人勿用靖譖庸回唐書攸戒是以雅人所以怨刺仲尼所以歎息也春秋已來爰及秦漢傾覆之釁未有不由斯者也小人不明理道所見既淺雖使竭情盡節猶不足任況其姦心素篤而憎愛移易哉苟患失之無所不至今委以聰明之任假以專制之威而興雍熙之聲作肅清之化立不可得也方今見吏殊才雖少然或冠冕之胄少漸道教或清苦自立資能足用自可隨才授職抑黜羣小然後俗化可清庶政無穢也鳳皇元年西陵督步闡據城以叛遣使降晉抗聞之曰部分諸軍令將軍左弈吾彥蔡貢等徑赴西陵勅

軍營更築嚴圍自赤谿至故市內以圍圍外以御寇晝夜催切如敵以至衆甚苦之諸將咸諫曰令及三軍之銳亟以攻圍比晉救至圍必可拔何事於圍而以弊士民之力乎抗曰此城處勢既固糧穀又足且所繕脩備禦之具皆抗所宿規令反身攻之既非可卒克且北救必至至而無備表裏受難何以禦之諸將咸欲攻圍抗每不許宜都太守雷譚言至懇切抗欲服衆聽令一攻攻果無利圍備始合晉車騎將軍羊祜率師向江陵諸將咸以抗不宜上抗曰江陵城

固兵足無所憂患假令敵沒江陵必不能守所損者小如使西陵槃結則南山羣夷皆當擾動則所憂慮難可而言也吾寧棄江陵而赴西陵況江陵牢固乎初江陵平衍道路通利抗勅江陵督張咸作大堰遏水漸漬平中以絕寇叛祜欲因所遏水浮船運糧揚聲將破堰以通步軍抗聞使咸亟破之諸將皆惑屢諫不聽祜至當陽聞堰敗乃改船以車運大費損功力晉巴東監軍徐胤率水軍詣建平荆州刺史楊肇至西陵抗令張咸固守其城公安督孫遵巡南岸禦

枯水軍督留慮鎮西將軍朱琬拒胤身率三軍
馮圍對肇將軍朱喬營都督俞贊亡詣肇抗曰
贊軍中舊吏知吾虛實者吾常慮夷兵素不簡
練若敵攻圍必先此處即夜易夷民皆以舊將
充之明日肇果攻故夷兵處抗命旋軍擊之矢
石雨下肇眾傷死者相屬肇至經月計屈夜遁
抗欲追之而慮闡畜勇力項領伺視間隙兵不足
分於是但鳴鼓戒眾若將追者肇眾兇懼悉解
甲挺走抗使輕兵躡之肇大破敗枯等皆引軍
還抗遂陷西陵城誅夷闡族及其大將吏自北

吳志十三

以下所請赦者數萬口脩治城園東還樂鄉貌

無矜色謙冲如常故得將士歡心晉陽秋曰抗與羊

嘗遺枯酒枯飲之不疑抗有疾枯饋之藥抗亦推心服之于
時以為華元子友復見於今 漢晉春秋曰羊枯既歸增脩
德信以懷吳之陸抗每告其邊戍曰彼專為德我專為暴吳
不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界無求細益而已於是吳晉之間餘
糧柘畝而不犯牛馬迭而入境可宣告而取也沔上獯吳獲
晉人先傷者皆送而相還抗嘗疾來藥於枯枯以成合與之
曰此上藥也近始自作未及服以君疾急故相致抗得而服
之諸將或諫抗不荅孫皓聞二境交和以詰於抗抗曰夫一
邑一鄉不可以無信義之人而況大國乎臣不如是正足以
彰其德耳於枯無傷也或以枯抗為失臣節兩譏之 晉鑿
齒曰夫理勝者天下之所保信順者萬人之所宗雖大猷既喪
義聲久淪狙詐馳於當塗權略周乎急務負力從橫之人滅
獲牧豎之智未有不憑此以創功捨茲而獨立者也是故晉
文退舍而原城請命穆子圍鼓訓之以力治夫獻策而費人
斯歸樂毅緩攻而風烈長流觀其所以服物制勝者豈徒威
力相詐而已哉自今三家鼎足四十有餘年矣吳人不能越

陸抗

淮沔而進取中國中國不能陵長江以爭利者力均而智侔
道不足以相傾也夫殘彼而利我未若利我而無殘振武以
懼物未若德廣而民懷四大猶不可以力服而況一國乎力
服猶不如以德來而况不制乎是以羊祜恢大同之略思五
兵之則齊其民人均其施澤振義網以羅疆吳明兼受以革
暴俗易生民之視聽馳不戰乎江表故能德音悅暢而彌負
雲集殊鄰異域義讓交弘自吳之遇敵未有若此者也抗見
國小主暴而晉德維冒人積兼已之善而已無固本之規百
姓懷嚴敵之德闔境有棄主之慮思所以鎮定民心緝寧外
內奮其危弱抗權上國者莫若親行斯道以侔其勝使彼德
靡加吾而此善流聞歸重邦國弘明遠風折衝於枕席之上
校勝於帷幄之內傾敵而不以甲兵之力保國而不浚溝池
之固信義感於寇讎丹懷體於先日豈設狙詐以危賢徇已
身之私名貪外物之重我閭服之而不備者哉由是論之苟
守局而保疆一卒之所能協數以相危小凡之近事積詐以
防物臧獲之餘慮威勝以來安明哲之所賤賢人君子所以
極世垂範舍此而取加拜都護聞武昌左部督薛瑩
彼者其道良弘故也

徵下獄抗上疏曰夫俊乂者國家之良寶社稷

身志一三

之貴資庶政所以倫叙四門所以穆清也故大
司農樓玄散騎中常侍王蕃少府李勗皆當世
秀穎一時顯器既蒙初寵從容列位而並旋受
誅殛或圮族替祀或投棄荒裔蓋周禮有赦賢
之辟春秋有宥善之義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
不經而蕃等罪名未定大辟以加心經忠義身
被極刑豈不痛哉且已死之刑固無所識至乃
焚爍流漂棄之水濱懼非先王之正典或甫戾
之所戒也是以百姓哀聳士民同感蕃勗永已
悔亦靡及誠望陛下赦召玄出而頃聞薛瑩卒

見逮錄瑩父綜納言先帝傳弼文皇及瑩承基
內厲名行今之所坐罪在可宥臣懼有司未詳
其事如復誅戮益失民望乞垂天恩原赦瑩罪
哀矜庶獄清澄刑網則天下幸甚時師旅仍動
百姓疲弊抗上疏曰臣聞易貴隨時傳美觀釁
故有夏多罪而殷湯用師紂作淫虐而周武授
鉞苟無其時玉臺有憂傷之慮孟津有反旆之
軍今不務富國彊兵力農畜穀使文武之才効
展其用百揆之署無曠厥職明黜陟以厲庶尹
審刑賞以示勸沮訓諸司以德而撫百姓以仁

然後順天乘運席卷宇內而聽諸將徇民窮兵
黷武動費萬計士卒彫瘁寇不爲衰而我已大
病矣今爭帝王之資而昧十百之利此人臣之
姦便非國家之良策也昔齊魯三戰魯人再克
而亡不旋踵何則大小之勢異也況今師所克
獲不補所喪哉且阻兵無衆古之明鑒誠宜暫
息進取小規以畜士民之力觀釁伺隙庶無悔
吝二年春就馬大司馬荊州牧三年夏疾病上
疏曰西陵建平國之蕃表旣處下流受敵二境
若敵汎舟順流舳艫千里星奔電邁俄然行至

非可恃援他部以救倒懸也此乃社稷安危之
機非徒封疆侵陵小害也臣父遜昔在西垂陳
言以爲西陵國之西門雖云易守亦復易失若
有不守非但失一郡則荊州非吳有也如其有
虞當傾國爭之臣往在西陵得涉遜迹前乞精
兵三萬而至者循常未肯差赴自步闡以後益
更損耗今臣所統千里受敵四處外禦疆對內
懷百蠻而上下見兵財有數萬羸弊日久難以
待變臣愚以爲諸王幼冲未統國事可且立傳
相輔導賢姿無用兵馬以妨要務又黃門豎官

卷之三

三

開立占募兵民怨役逋逃入占乞特詔簡閱一
切料出以補疆場受敵常處使臣所部足滿八
萬省息衆務信其賞罰雖韓白復生無所展巧
若兵不增此制不改而欲克諧大事此臣之所
深感也若臣死之後乞以西方爲屬願陛下思
覽臣言則臣死且不朽秋遂卒子晏嗣晏及弟
景玄機雲分領抗兵晏爲裨將軍夷道監天紀
四年晉軍伐吳龍驤將軍王濬順流東下所至
輒克終如抗慮景字士仁以尚公主拜駐都尉
封毗陵侯旣領抗兵拜偏將軍中夏督澡身好

學著書數十篇也

文士傳曰陸景母張承女諸葛恪外生恪誅景母坐見黜景少為祖母所

育養及祖母亡景為之心喪三年

二月壬戌晏為王濬別軍所殺矣

女景亦遇害時年三十一景妻孫皓適妹與景

俱張承外孫也

景弟機字士衡雲字士龍機雲別傳曰晉太康末俱入洛造司空張華華一見

而奇之曰伐吳之役利在獲二雋遂為之延譽薦為之諸公太傳揚駿辟機為祭酒轉太子洗馬尚書著作郎雲為吳王郎中令出宰浚儀甚有惠政吏民懷之生為立祠後並歷顯位機天才綺練文藻之美獨冠於時雲亦善屬文清新不及機而口辯持論過之于時朝廷多故機雲並自結於成都王穎穎用機為平原相雲清河內中尋轉雲右司馬甚見委仗無幾而與長沙王構隙遂舉兵攻洛以機行後將軍督王粹牽秀等諸軍二十萬士龍著南征賦以美其事機吳人羈旅單官頓居羣士之右多不厭服機屢戰失利死散過半初官人孟玖穎所嬖幸乘寵豫權雲數言其短穎不能納政又從而毀之是役也致弟超亦領眾配機不奉軍令機繩之以法超宣言曰陸機將反及牽秀等譖機於穎以為持兩端致又構

之於內穎信之遣收機并收雲及弟耽並伏法機兄弟既江南之秀亦著各諸夏並以無罪夷滅天下痛惜之機文章為世所重雲所著亦傳於世初抗之克步闡也誅及嬰孩識道者尤之曰後世必受其殃及機之誅三族無遺孫惠與朱誑書曰馬援擇君凡人所聞不意三陸相攜暴朝殺身傷名可為悼歎事亦並在晉書

評曰劉備天下稱雄一世所憚陸遜春秋方壯

威名未著摧而克之罔不如志予既奇遜之謀略又歎權之識才所以濟大事也及遜忠誠懇至憂國亡身庶幾社稷之臣矣抗貞亮籌幹咸有父風弈世載美具體而微可謂克構者哉

陸遜傳第十三

吳書

國志五十八

吳主五子傳第十四

吳書

國志五十九

○孫登傳

孫登字子高，權長子也。魏黃初二年，以權為吳主，拜登東中郎將，封萬戶侯。登辭疾不受。是歲立登為太子，選置師傅，銓簡秀士以為賓友。於是諸葛恪、張休、顧譚、陳表等以選入侍講詩書，出從騎射。權欲登讀漢書，習知近代之事，以張昭有師法，重煩勞之，乃令休從。昭受讀還，以授登。登待接寮屬，略用布衣之禮。與恪、休、譚等或同輿而載，或共帳而寐。太傅張溫言於權曰：「夫中庶子官最親密切，問近對宜用雋德。於是乃用表等為中庶子。後又以庶子禮拘復，令整巾侍坐。黃龍元年，權稱尊號，登為皇太子，以恪為左輔，休、右弼，譚為輔正，表為翼正，都尉是為四友。而謝景、范慎、刁玄、羊衡等皆為賓客。」

於是東宮號為多士。吳錄曰：慎字孝敬，廣陵人。竭忠知已。

之君：纏絲三益之友。時人榮之。著論二十篇，各曰：矯非後為侍中，出補武昌左都督。治軍整頓，孫皓移都，甚憚之。詔曰：慎動德俱茂，朕所敬憑。宜登上公，以副眾望。以為太尉。慎自恨久為將，遂託老耄，軍士戀之。舉營為之隕涕。鳳皇三年卒。子耀嗣。玄，丹楊人。衛南陽人。吳書曰：衛初為中庶子，年二十時，廷尉監隱蕃交結豪傑，自衛將軍全琮等皆傾心敬待。惟衛及宣詔，即豫章揚迪拒絕，不與通。時人咸怪之。而蕃後叛，逆眾乃服之。江表傳曰：登使侍中胡綜作賓友，目曰：英才。卓越超踰，倫匹則諸葛恪。精識時機，達幽究微，則顧譚。疑辨宏達，言能釋結，則謝景。究學甄微，游夏同科，則范慎。衛乃私

駭紆曰元遜才而疏子黑精而恨叔發辯而浮孝敬深而狹
所言皆有拍趣而衛卒以此言見咎不為恪等所親後四人
皆敗吳人謂衛之言有微位至桂陽太守卒權遷都建業徵上大將軍陸遜

輔登鎮武昌領官府留事登或射獵當由徑道常
遠避良田不踐苗稼至所頓息又擇空閑之地其
不欲煩民如此嘗乘馬出有彈丸過左右求之有
一人操彈佩丸咸以為是辭對不服從者欲捶之
登不聽使求過丸比之非類乃見釋又失盛水金
馬孟覺得其主左右所為不忍致罰呼責數之長
遣歸家勅親近勿言後弟慮卒權為之降損登晝
夜兼行到賴鄉自聞即時召見見權悲泣因諫曰

皇天書

卷

一

陸

慮寢疾不起此乃命也方今朔土未一四海喁喁
天戴陸下而以下流之念減損太官殺饌過於禮
制臣竊憂惶權納其言為之加膳住十餘日欲遣
西還深自陳乞以久離定省子道有關又陳陸遜
忠勤無所顧憂權遂留焉嘉禾三年權征新城使
登居守揔知留事時年穀不豐頗有盜賊乃表定
科令所以防禦甚得止茲之要初登所生庶賤徐
夫人少有母養之恩後徐氏以如廢處吳而步夫
人最寵步氏有賜登不敢辭拜受而已徐氏使至
所賜衣服必沐浴服之登將拜太子辭曰本立而

孫登

道生欲立太子宜先立后權曰卿母安在對曰在

吳權嘿然

吳書曰弟和有寵於權登親故待之如兄常有欲讓之心

立凡二十一年

年三十三卒臨終上疏曰臣以無狀嬰抱篤疾自省微劣懼卒隕斃臣不自惜念當委離供養埋齒后土長不復奉望宮省朝覲日月生無益於國死貽陛下重感以此為哽結耳臣聞死生有命長短自天周晉顏回有上智之才而尚夭折况臣愚陋年過其壽生為國嗣沒享榮祚於臣已多亦何悲恨哉方今大事未定逋寇未討萬國喁喁係命陛下危者望安亂者仰治願陛下棄忘臣身割下流

卷之四

之恩脩黃老之術篤養神光加羞珍膳廣開神明之慮以定無窮之業則率土幸賴臣死無恨也皇子
和仁孝聰哲德行清茂宜早建置以繫民望諸葛
恪才略博達器任佐時張休顧譚謝景皆通敏有
識斷入宜委腹心出可為爪牙范慎華融矯矯壯
節有國士之風羊銜辯捷有專對之材刁玄優弘
志履道真裴欽博記翰采足用蔣脩虞翻志節分
明凡此諸臣或宜廊廟或任將帥皆練時事明習
法令守信固義有不可奪之志此皆陛下日月所
照選置臣官得與從事備知情素敢以陳聞臣重

惟當今方外多虞師旅未休當厲六軍以圖進取
軍以人為衆衆以財為寶竊聞郡縣頗有荒殘民
物凋弊茲茲亂萌生是以法令繁滋刑辟重切臣聞
為政聽民律令與時推移誠宜與將相大臣詳擇
時宜博采衆議寬刑輕賦均息力役以順民望陸
遜忠勤於時出身憂國蹇蹇在公有匪躬之節諸
葛瑾步騭朱然全琮朱據呂岱吾粲闕澤嚴畯張
承孫怡忠於為國通達治體可令陳上便宜蠲除
苛煩愛養士馬撫循百姓五年之外十年之內遠
者歸復近者盡力兵不血刃而大事可定也臣聞

吳志卷之四

四

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故子囊
臨終遺言戒時君子以為忠豈況臣登其能已乎
願陛下留意聽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既絕
而後書聞權益以摧感言則隕涕是歲赤烏四年
也謝景時為豫章太守不勝哀情棄官奔赴拜表
自効權曰君與太子從事異於他吏使中使慰勞
聽復本職發遣還郡謚登曰宣太子

吳書曰初葬并句
谷置園邑奉守

如法後三年
改葬將陵

子璠希皆早卒次子英封侯五鳳元

年英以大將軍孫峻擅權謀誅峻事覺自殺國除

吳歷曰孫和以無罪見殺衆庶皆懷憤歎前司馬桓慮
因此招合將吏欲共殺峻立英事覺皆見殺英實不知謝景

孫登

者字叔發南陽宛人在郡有治迹吏民稱之以為
前有顧劭其次即景數年卒官

○孫慮傳

孫慮字子智登第也少敏惠有才藝權器愛之黃
武七年封建昌侯後二年丞相雍等奏慮性聰體
達所尚日新比方近漢宜進爵稱王權未許久之
尚書僕射存上疏曰帝王之興莫不廢崇至親以
光群后故魯衛於周寵冠諸侯高帝五王封列于
漢所以藩屏本朝為國鎮衛建昌侯慮稟性聰敏
才兼文武於古典制宜正名號陛下謙光未肯如

吳書卷一

五

舊群寮大小咸用於邑方今茲寇恣睢金鼓未弭
腹心爪牙惟親與賢輒與丞相雍等議咸以慮宜
為鎮軍大將軍授任偏方以光大業權乃許之於
是假節開府治半州

吳書載權詔曰期運擾亂凶邪肆
休懿武畧夙昭必能為國佐定大業故授以偏方之任外欲威振敵慮厭
殊特之榮寵以兵馬之勢委以偏方之任外欲威振敵慮厭
難為里內欲鎮撫遠近慰郵將士誠慮建功立事竭命之秋
也慮其內脩文德外經武訓持盈若冲則滿而不溢敬慎乃
心無忝慮以皇子之尊富於春秋遠近嫌其不能
所愛

留意及至臨事遵奉法度敬納師友過於眾望年
二十嘉禾元年卒無子國除

○孫和傳

孫登

孫和字子孝，慮弟也。少以母王有寵，見愛。年十四，為置宮衛，使中書令闕澤教以書藝，好學。下士甚見稱。述赤烏五年，立為太子。時年十九，闕澤為太傅，薛綜為少傅，而蔡穎、張純、封植、嚴維等皆從容侍從。吳書曰：和少岐嶷，有智意，故權尤愛。幸常在左右，衣服禮秩，雕玩珍異，之賜諸子，莫得比焉。好文學，善騎射，承師涉學，精識聰敏，尊敬師傅，愛好人物。穎等每朝見進，賀和常降意歡以待之。講校經義，綜察是非，及訪諮朝臣考績，行能以知優劣，各有條貫。後諸葛豐偽叛，以誘魏將，諸葛誕權潛軍待之，和以權暴露外次，又戰者凶，事常憂勞，惜懼不復會同，飲食數上諫戒令持重，務在全勝。權還然後敢安。張純字元其，敦之子。吳錄曰：純少厲操行，學博才秀，切問捷對，容止可觀。拜郎中，補廣德令。治有異績，擢為太子輔義都尉。是時有司頗以條書問事，和以為姦妄之人，將因事錯意，以生禍，心不可

三六十七

八

長也。表宜絕之。又都督劉寶、白庶子丁晏、晏亦白寶和謂晏曰：文武在事，當能幾人？因隙構簿圖相，危害豈有福哉？遂兩釋之。使之從厚，常言當世士人宜講脩術學校，習射御，以周世務，而但交游博奕，以妨事業，非進取之謂。後群寮侍宴，言及博奕，以為妨事費日而無益於用，勞精損思而終無所成，非所以進德脩業，積累功緒者也。且志士愛日惜力，君子慕其大者，高山景行，恥非其次。夫以天地長久而人居其間，有白駒過隙之喻，年齒一暮，榮華不再，凡所患者在於人情所不能絕，誠能絕

孫和

無益之欲以奉德義之塗棄不急之務以脩功業之基其於名行豈不善哉夫人情猶不能無嬉娛嬉娛之好亦在於飲宴琴書射御之間何必博奕然後為歡乃命侍坐者八人各著論以矯之於是中庶子韋曜退而論奏和以示賓客時蔡穎好弈直事在署者頗數焉故以此諷之是後王夫人與全公主有隙權嘗寢疾和祠祭於廟和妃叔父張休居近廟邀和過所居全公主使人覘視因言太子不在廟中專就妃家計議又言王夫人見上寢疾有喜色權由是發怒夫人憂死而和寵稍損懼

卷之四

六

於廢黜魯王霸覬覦滋甚陸遜吾粲顧譚等數陳適庶之義理不可奪全寄楊竺為魯王霸支黨譖朔日與粲遂下獄誅譚徙交州權沈吟者歷年

基殷

通語曰初權既立和為太子而封霸為魯王初拜猶同宮室禮秩未分羣公之議以為太子國王上下有序禮秩宜異於是分宮別僚而隙端開矣自侍御賓客造為二端仇黨疑貳滋延大臣丞相陸遜大將軍諸葛恪太常顧譚驃騎將軍朱據會稽太守滕胤大都督施績尚書丁密等奉禮而行宗事太子驃騎將軍步騭鎮南將軍呂岱大司馬全琮左將軍呂據中書令孫弘等附魯王中外官寮將軍大臣舉國中分權患之謂侍中孫峻曰子弟不睦臣下分部將有袁氏之敗為天下笑一人立者安得不亂於是改嗣之規矣
臣松之以為袁紹劉表謂尚琮為賢本有傳後之意異於孫權既以立和而復寵霸坐生亂階自構家禍方之袁劉昏悖甚矣步騭以德度著稱為吳良臣而阿附於霸事同楊竺何哉和既正位適庶分定就使才德不殊猶將義不黨庶兄霸實無聞而和為令嗣乎夫邪僻之人豈其舉體無善但一為不善眾

美皆亡耳。隲若果有此事，則其餘不足。後遂幽閉和於觀矣。呂岱全琮之徒，蓋所不足論耳。

是驃騎將軍未據，尚書僕射屈晃率諸將吏泥頭

自縛連日，詣闕請和權登白爵觀見，甚惡之。勅據

晃等無事，忿忿權欲廢和立亮，無難督陳正五營

督陳象上書稱引晉獻公殺申生立奚齊，晉國擾

亂，又據晃固諫不止，權大怒，族誅正象，據晃牽入

殿杖一百。吳歷曰：晃入口諫曰：大子仁明顯聞四海，今三

垂聖慮老臣雖死猶生之年叩頭流血辭氣不撓權不納晃

言斥還田里孫皓即位詔曰：故僕射屈晃是志匡社稷忠諫亡

身封晃子緒為東陽亭侯弟幹恭為立義都尉緒後亦至尚

書僕射晃汝南人見胡冲答問竟徙和於故鄣羣司坐諫誅放者十數衆

幽之遂棄市咸寃之。吳書曰：權寢疾意頗感寤欲徵和還立太元二

年正月封和為南陽王，遣之長沙。吳書曰：和之長沙

行過無湖有鵲巢

于物樞故官寮聞之皆憂慘以為樞未傾危非又安之象或

言鵲巢之詩有積行累功以致爵位之言今王至德茂行復

受國土儻神靈四月權薨，諸葛恪秉政，恪即和妃張

之舅也。妃使黃門陳遷之，建業上疏中宮并致問

於恪，臨去，恪謂遷曰：為我達妃期，當使勝他人。此

言頗泄，又恪有徙都意，使治武昌宮，民間或言欲

迎和，及恪被誅，孫峻因此奪和璽綬，徙新都，又遣

使者賜死和與妃，張辭別張曰：吉凶當相隨，終不

孫和

獨生活也，亦自殺，舉邦傷焉。孫休立，封和子皓為

烏程侯自新都之本國休薨皓即阼其年追謚父和曰文皇帝改葬明陵置園邑二百家令永奉守後年正月又分吳郡丹楊九縣為吳興郡治烏程置太守四時奉祠有司奏言宜立廟京邑寶鼎二年七月使守大匠薛珣營立寢堂號曰清廟十二月遣守丞相孟仁太常姚信等備官寮中軍步騎二千人以靈輿法駕東迎神於明陵皓引見仁親拜送於庭吳書曰比仁還中使手詔日夜相繼奉問神靈悲喜涕淚悉召公卿尚書詣闕門下受賜靈輿當至使丞相陸凱奉三牲祭於近郊皓於金城外露宿明日望拜於東門之

外其翌日拜廟薦祭獻歎悲感比七日三祭倡技

晝夜娛樂有司奏言祭未欲數數則黷宜以禮斷

情然後止吳歷曰和四子皓德謙俊孫休即位封德錢唐侯謙永安侯俊拜騎都尉皓在武昌吳興施但

因民之不堪命聚萬餘人劫謙將至秣陵欲立之未至三十里住擇吉日但遣使以謙命詔丁固諸葛靚靚即斬其使但遂前到九里固靚出擊大破之但兵裸身無鎧甲臨陣皆披散謙獨坐車中遂生獲之固不敢殺以狀告皓皓醜之母子皆死俊張承外孫聰明辯惠為遠近所稱皓又殺之

孫霸傳

孫霸字子威和同母弟也和為太子霸為魯王寵

愛崇特與和無殊頃之和霸不穆之聲聞於權耳權禁斷往來假以精學督軍使者羊銜上疏曰且

聞古之有天下者皆先顯別適庶封建子弟所以
尊重祖宗爲國藩表也二宮拜授海內稱宜斯乃
大吳興隆之基須聞二宮並絕賓客遠近悚然大
小失望竊從下風聽採衆論咸謂二宮智達英茂自
正名建號於今三年德行內著美稱外昭西北二隅
久所服聞謂陛下當副順遐邇所以歸德勤命二
宮賓延四遠使異國聞聲思爲臣妾今旣未垂意
於此而發明詔省奪備衛抑絕賓客使四方禮敬
不復得通雖實陛下敦尚古義欲令二宮專志於
學不復顧慮觀聽小宜期於溫故博物而已然非

長卷一

臣下傾企喁喁之至願也或謂二宮不遵典式此
臣所以寢息不寧就如所嫌猶宜補察密加斟酌
不使遠近得容異言臣懼積疑成謗久將宣流而
西北二隅去國不遠異同之語易以聞達聞達之
日聲論當與將謂二宮有不順之愆不審陛下何
以解之若無以解異國則亦無以釋境內境內守
疑異國興謗非所以育魏魏鎮社稷也願陛下早
發優詔使二宮周旋禮命如初則天清地晏萬國
幸甚矣時全寄吳安孫竒揚竺等陰共附霸圖危
太子譖毀旣行太子以敗霸亦賜死流竺屍于江

兄穆以數諫戒竺得免大辟猶徙南州霸賜死後
又誅寄安竒等咸以黨霸構和故也霸二子基壹
五鳳中封基爲吳侯壹死陵侯基侍孫亮在內太
平二年盜乘御馬收付獄亮問侍中刁玄曰盜乘
御馬罪云何玄對曰科應死然魯王早終惟陛下
哀原之亮曰法者天下所共何得阿以親親故邪
當思惟可以釋此者柰何以情相迫乎玄曰舊赦
有大小或天下亦有千里五百里赦隨意所及亮
曰解人不當爾邪乃赦宮中基以得免孫皓即位
追和霸舊際削基壹爵土與祖母謝姬俱徙會稽
烏傷孫

○孫奮傳

孫奮字子揚霸弟也母曰仲姬太元二年立爲齊
王居武昌權薨太傅諸葛恪不欲諸王處江濱兵
馬之地徙奮於豫章奮怒不從命又數越法度恪
上牋諫曰帝王之尊與天同位是以家天下臣父
兄四海之內皆爲臣妾仇讎有善不得不舉親戚
有惡不得不誅所以承天理物先國後身蓋聖人
立制百代不易之道也昔漢初興多王子弟至於
太彊輒爲不軌上則幾危社稷下則骨肉相殘其

後懲戒以爲大諱自光武以來諸王有制惟得自
娛於宮內不得臨民干與政事其與交通皆有重
禁遂以全安各保福祿此則前世得失之驗也近
袁紹劉表各有國土土地非狹人衆非弱以適庶
不分遂滅其宗祀此乃天下愚智所共嗟痛大行
皇帝覽古戒今防芽遏萌慮於千載是以寢疾之
日分遣諸王各早就國詔策殷勤科禁嚴峻其所
戒勅無所不至誠欲上安宗廟下全諸王使百世
相承無凶國害家之悔也大王且上惟太伯順父
之志中念河間獻王東海王彊恭敬之節下當存
抑驕恣荒亂以爲警戒而聞頃至武昌以來多違
詔勅不拘制度擅發諸將兵治護宮室又左右常
從有罪過者當以表聞公付有司而擅私殺事不
明白大司馬呂岱親受先帝詔勅輔導大王旣不
承用其言今懷憂怖華錡先帝近臣忠良正直其
所陳道當納用之而聞怒錡有收縛之語又中書
楊融親受詔勅所當恭肅云正自不聽禁當如我
何聞此之日大小驚怪莫不寒心里語曰明鏡所
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大王且深以魯王爲戒改
易其行戰戰兢兢盡敬朝廷如此則無求不得若

棄忘先帝法教懷輕慢之心臣下寧負太王不敢
負先帝遺詔寧為大王所怨疾豈敢忘尊主之威
而令詔勅不行於藩臣邪此古今正義大王所照
知也夫福來有由禍來有漸漸生不憂將不可悔
向使魯王早納忠直之言懷驚懼之慮身祚無窮
豈有滅亡之禍哉夫良藥苦口惟疾者能甘之忠
言逆耳惟達者能受之今者恪等悽悽欲為大王
除危殆於萌芽廣福慶之基原是以不自知言至
願蒙三思奮得戕懼遂移南昌游獵彌甚官屬不
堪命及恪誅奮下住無湖欲至建業觀變傳相謝

慈等諫奮奮殺之

慈字孝宗彭城撰喪服圖及變除行於世

坐廢

為庶人徙章安縣太平二年封為章安侯

江表傳載亮詔

曰齊王奮前坐殺吏廢為庶人連有赦令獨不見原縱未宜復王何以不侯又諸孫兄弟作將列在江渚孤有兄獨耳去何有司奏可就拜為侯建衡二年孫皓左夫人王氏卒皓哀念

過甚朝夕哭臨數月不出由是民間或謂皓死訛

言奮與上虞侯奉當有立者奮母仲姬墓在豫章

豫章太守張俊疑其或然掃除墳塋皓聞之車裂

俊夷三族誅奮及其五子國除

江表傳曰豫章吏十人乞代俊死皓不聽

奮以此見疑本在章安徙還吳城禁錮使男女不得通婚或年二十四十不得嫁娶奮上表乞自比禽獸使男女自相配偶皓大怒遣察戰齋藥賜奮奮不受藥叩頭千下曰老臣自將兒子治生求活無豫國事乞丐餘年皓不聽父子皆飲藥

死臣松之案建衡二年至奮之死孫皓即位尚猶未久若奮未被疑之前兒女年二十左右至奮死時不得年三十四也若先已長大自失時未婚娶則不由皓之禁錮矣此雖欲增皓之惡然非實理

評曰孫登居心所存足為茂美之德慮和並有好善之姿規自砥礪或短命早終或不得其死哀哉霸以庶子適奮不遵軌度固取危亡之道也然奮之誅夷橫遇飛禍矣

吳主五子傳第十四

吳書

國志五十九

